

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深信因果，信願念佛」，這十六個字包含了世出世間一切法，要救自己，要救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你就必須要遵循這四句話的教誨。佛在一切經論裡面教我們作師作範，所以佛的弟子，特別是出家的弟子，要給社會大眾做表率、做模範，這樣才是世尊真實弟子。我們現在在形式上出家，穿上出家人的衣服，我們有沒有去做這樁事情？假如穿上這個衣服，沒有做這個事情，我們今天所有一切的享受，諸位仔細想一想是不是盜竊？我們是不是在做盜取十方供養，來供養我們自己。如果真的犯了這樣的盜戒，你仔細看看律藏裡面所說，這個罪可就重了，決定不是兒戲。盜十方僧物，佛不能救，其他的戒你要是破了，佛可以救；盜十方僧物，佛沒法子救。如果我們不能做到出家人的事情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天天都在幹這個盜戒，念念都在幹這個盜戒，這怎麼得了？

我在過去講經也說過幾次，出家人這碗飯是最不好吃的，比貧窮的乞丐都難。乞丐乞討來的，人家慈悲施捨給他的，他不要去還債，施捨人對他沒什麼指望的。而世間對於出家人的供養他有期望，他什麼期望？他知道三寶是福田，供養三寶一定得福。他供養我們，我們能不能叫他得福？如果他不能得福，將來就要還債，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有的還了。我們每天有沒有想到這個嚴重的問題？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，我們就要認真努力修持，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這些供養的人他們真的得福，我們受之無愧，可以接受了。所以出家之後不幹不行，不幹

後果不堪設想。可是要把出家人的事情真做好，實在講也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出家人的身分是老師，這個老師是高等的教師，是特級的老師，一級還不行，特級。因為你通達世出世間法，你才有能力幫助社會解決大眾的疑難雜症。因此，學就是我們一生的事業，志無窮，學不厭，永遠無有疲厭天天在想學。我們的學習，佛法跟世法都要學。

今天這個社會，社會大眾毛病很多，在許許多多病痛當中，哪一種病痛是要命的，迫切需要的，我們要用什麼東西來對治。今天社會大眾，中國、外國普遍是功利的心，自私自利，貪瞋痴慢，人我邪見，與日俱增，這怎麼得了？身既不修，怎麼能夠談到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？中國儒家有這套學術，確實有幫助一個人真正做到修身、齊家、治國的一套理論與方法，但是現在沒有人學了。佛法經論裡面也有很好的方法，大家把佛法看成宗教、看成迷信。佛講學跟我們中國古聖先賢講學風格不一樣，中國古聖先賢直接的說，容易懂；而佛說法往往是意在言外，不容易聽懂，集結成為經書，也不容易看懂。難怪佛在經上、菩薩在論上都說到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。佛法一定要有內行的人講解，沒有內行的人講解，世間聰明智慧的人看佛經會把意思看錯。這個道理你們在此地也聽了不少，不需要再重複。佛法是真實的智慧，不是落在意識裡面，用意識心去求佛的真實義，沒有這個道理，經上常講無有是處。世間人沒有真實智慧，他怎麼能解佛的意思？

中國過去學佛的這些大德們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都有很深厚儒家的基礎，所以中國佛法沒有小乘。如果按理來說，佛法的修學一定是從小乘入大乘，像讀書一樣一定從小學、中學讀到大學，小乘就是佛法的小學。為什麼小乘佛法在中國只興了一個很短的時間？唐朝初年，隋朝的時間很短，隋末唐初中國十個宗派建立了。小乘

有成實宗、俱舍宗，但是到唐朝中葉就沒落，從此以後沒有辦法再振興起來。中國經典裡面雖然有完整的小乘經的翻譯，我們「四阿含」翻譯跟現在巴利文的佛經對照，我聽人家講過，巴利文經典比我們只大概多五十幾部的樣子；由此可知，我們中文翻譯小乘經是非常非常豐富。為什麼小乘經不能在中國發揚光大，中國儒家、道家學說思想代替了小乘，這是很有道理。而且儒跟道裡面的思想還非常接近大乘，由中國儒、道入大乘佛法非常容易，所以小乘就這樣子衰下去了。在現代我們小乘也不學，儒家、道家也都捨棄，一下就想入大乘佛法，難怪他不得其門而入，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中國的傳統文化、古典文學是人間的瑰寶，這個東西如果要是失掉，實在講太可惜了。前年我在北京，樸老給我談到這個問題，他們這些老人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，很希望在中國辦一個古籍的學校。他們想得很好，培養傳統學術人才要從小學培養起，小學生用從前的方法就叫他讀誦古籍。曾經有八大老人，八位大老提出這個建議，在報紙還登了文章，他們剪下來給我看，但是這個事情到現在還沒有成就。最困難的一樁事情就是很多學生家長想到，如果叫小孩去念這些古文學，將來出路怎麼辦？也就是他所學非所用，現在一般人都會去搞科技，科技的出路好，待遇好，很容易致富。念這些古籍，念了之後將來做什麼事情？想到這個問題。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不能解決，我們也常常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。

我倒有個想法，出家人都作師，出家人可以把這個事情荷擔過來。我們專門從事於社會教育，我們教學的範圍是全世界，對全世界一切眾生宣揚中國古典傳統文化，配合大乘佛法，我們對於大乘佛法必定能夠更深入。中國的古籍在宋朝朱熹給我們編了一套新的教材，影響中國科舉時代將近一千年。他這個新教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《四書》，《四書》是朱熹編的，這部書就是儒家最重要的典

籍，在過去讀書人必讀之書，現在講必修課，人人都要讀的。他所採取是《禮記》裡面的兩篇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另外在《十三經》裡面取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這四樣東西合起來成為《四書》，人生必讀之書。而歷代對於《四書》的講解也非常豐富，我們在《四庫》裡面看到，蒐集歷代對於《四書》的研究，對於《四書》的註釋，內容很豐富。我們出家人應當要發心，如果在中國能夠辦成這個學校，學生的來源出家僧去念，我覺得非常恰當，出家僧在社會上不怕沒有出路。世出世法都有很好的根基，我們才能將佛法發揚光大，也把中國傳統的學術發揚光大，這是我們的使命，我們這一行就幹這個事情。

朱熹編這個書，我總是常常想，他這個靈感是不是得自於《華嚴經》？因為他這個編輯裡面的精神跟《華嚴》非常吻合，朱熹也是研究佛法的，也是讀誦大乘經論的。《華嚴》有理論、有方法，後面還帶表演，這是真實圓滿的好教材。《四書》很像這個樣子，《中庸》是理論，裡面所講宇宙人生的大道理；《大學》是方法，教給你怎麼做人，怎樣齊家、怎樣辦事，教給你這些方法；《論語》跟《孟子》表演。《華嚴經》上用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來做表演，《論語》是孔老夫子當善財，《孟子》是孟夫子當善財，他們兩個人表演給我們看。他一生當中，他的思想、他的見解、他的生活，他做事的態度方式，處事待人接物，實踐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就是把這些理論方法完全落實在生活上。它這個精神跟《華嚴經》沒有兩樣，他怎麼會有這種靈感？《十三經》裡面的《三禮》就如同佛法《大藏經》的律藏，《周禮》是治理國家的一套方法，像我們現在所講的憲法，周朝的憲法。方東美先生過去非常讚歎，他給我講了很多遍，但是我對於政治沒有興趣，我沒有讀，他說《周禮》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憲法。《儀禮》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規

範。《禮記》是雜記，像我們現在講雜誌，內容是什麼？內容多半是解釋《周禮》、解釋《儀禮》，也有一些發揮，像論文一類這樣的性質。

最近我們讓會裡面印了一個小冊子，《禮記精華錄》，你們都拿到沒有？要念，一定要念，真正是《禮記》的精華，薄薄的那麼一點點。這是節錄，節錄得好，那麼大的分量，把它節錄成這麼一點點，裡面還有註解，總共一百六十面。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我們要把它當作戒律來學習。所以希望樸老他們期望的古籍學校能夠實行，我們大家到這個學校裡面來修學，我們續佛慧命，也要續中國文化的傳統，我們就不愧做一個中國人，才能對得起祖宗、對得起佛菩薩、對得起自己。